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巴西集卷上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巴西集

別集類四

元

提要

臣等謹案巴西集二卷元鄧文原撰文原

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隨其父流寓錢塘

自稱巴西不忘本也生於宋理宗寶祐六年

宋末應浙西轉運司試中魁選至元間行中

書省辟為杭州路儒學正官至集賢直學士

兼國子監祭酒致仕致和元年卒於家謚文肅文原學有本原所作皆溫醇典雅當大德延祐之世獨以詞林耆舊主持風氣表桷貢奎左右之操觚之士響附景從元之文章於是時為極盛文原實有倡導之功所著有內制集履素齋稿今並未見傳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前後無序跋僅錄其碑誌記序等文七十餘首即顧嗣立元詩選中所錄諸詩亦

無一旨蓋後人摘選非其完帙然文原為元
代名人而焦竑經籍志中已不載文原集名
黃俞邵千頃堂書目載其名而不著卷數蓋
亦未見傳本近時藏書家所有亦皆與此本
相同則其全集之存否蓋未可知或好事者
蒐採逸篇以補亡佚亦未可知也然吉光片
羽雖少彌珍固當以幸存寶之不當以不完
廢之矣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金史卷八十三
提要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巴西集卷上

元 鄧文原 撰

吳氏義塾記

崇德古禦兒地大德己亥吾嘗為其州文學掾吳氏僑
卿建門左之塾聘師以訓鄉之子弟三年矣地故多饒
富僑卿非甚雄於貲而志欲敦尚儒風迪成善俗視古
稱任恤者蓋庶幾焉未幾余入補詞垣屬又八年州若
府䟽其事于江浙省而以聞於朝曰吳氏義塾田為畝

者二百師生餼廩有度講肄有業童冠鼓篋而來者逾
百員盍舉以旌善朝命表其門曰義士會余以提舉學
事出領江浙西道訪義塾之成則已遷于官河之東縣
庾故址歲輸餼直為方七畝有半益以旁近地畝三經
度締構宏麗亢爽中象燕居翼以齋廡其北講堂寢息
有所左右書器度閣嚴興重門輝赫南穴為池直池北
東廩舍庖湍各有攸處又增田二百畝以羨歲入中河
為橋級石夷平便諸入塾者自造端至今更十有七寒

暑而塾始大備凡用錢若干緡米若干石皆約已樽用
以給其規約則歲所歛儲必子孫之長且賢者次掌之
而師友共稽其出納有贏亦以周里閭之婚嫁喪葬貧
不舉者勿侈勿嗇勿軋于豪右勿撓于有司以圖惟永
久子孫有違約者以不孝論鄉得糾正焉儻鄉謁余文為
記余嘆曰古者里門為塾子弟畢學於士師少師而里
耆鄰長誨之耕出入有時幼長有序其道簡而教易行
也自秦發閭左之戍而教始大壞今吳氏之為義塾或

未能盡合乎古而意則美矣禦兒本吳壤始太伯以禮讓道民歷十九世而季札乃克弘宣祖訓振邁高風言行焯著夫子亦許為吳之習於禮者再世至闔廬已不承季札之志而自蹶其本識者知吳之不競不待遷角東時也夫吳之禮讓更數百年封植之不足而隳之一旦易若反掌禮之有闕於斯世有如此者今世之士率視禮為濶迂而莫之講所謂筋骸之會肌膚之表尚不能自振況望其飭躬澡行以希聖賢之域者哉吾道亦

大矣敦學必自蒙養始其勿謂洒掃應對進退為末而思有以涵育性情磨礪氣質循序而進以要其成尚無負儁卿所以建塾之意世之觀吾言者其亦有所興起也夫

戴祖禹墓誌銘

剡溪戴氏自安道以清隱著其世緒代有顯聞祖禹之九世祖始遷居于山陰之西陵曾祖允能宋廸功郎又自西陵居杭祖安國父應垓皆潛德不仕比三世皆返

葬西陵東西州相距一水祖禹時時省墓朝涉而暮至
雖居杭志常在西陵也始余初識祖禹時甫弱冠意氣
已穎發傾動流輩所居塵市囂雜然藏書甚富常閉戶
讀書不妄接人事如窮儒宿學遁迹林谷讐校自樂余
見輒愧之而祖禹雅善余及張君仲實言論纚纚商榷
今古觴詠間作客至或瞪目聳耳移時不出一語余私
問其故則曰吾惟不耐與俗子面而能強為言笑乎余
嘗規之而祖禹終不欲苟利其方故於時寡合及其死

則莫不哀其才命之畸而思如祖禹者何可復得嗚呼
自古有志之士齟齬一世歿而公論始定者皆可悲也
祖禹喜為詩蚤宗太白漸就深沉用少陵法每論詩至
歷代正變是非優劣又如老吏持律明燭幽眇其學自
經傳諸子百家書靡不研究尤嗜古法書名畫及鼎彝
器物遇勝友則焚香娛翫殆忘渴飢或勉之仕登名於
天府以祖禹會稽人俾正其鄉學未幾移疾歸曰吾不
能束帶趨走俛事上官也大德己亥余職教禦溪祖禹

亦寓傳貽精舍屋鄰事簡情好益款洽踰年而余徵詣
詞林與祖禹別且五稔時得書問無恙最後為其子孟
淳來請婚余許諾則以明年春謁告還杭祖禹相見大
喜曰四千里尋盟真信士也越秋既醮成禮余復還京
師又明年孟淳來訃祖禹卒余得書慟慟非為祖禹私
也祖禹嘗自謂早通釋老書交方外士於死生若有悟
然卒秘其傳書言疾亟猶規畫家事周反靡密且囑余
銘其墓脩然無怛化此豈其驗耶世之知祖禹者既鮮

而其畢生狷介不群之學百不一試於時而忽以死天
之報施善人其可詰哉祖禹名天錫卒以至大戊申八
月四日享年四十有五先是再調淮海書院山長未赴
娶王氏先十年卒男三人即孟淳次宜孫實孫尚幼女
一人未行葬以是年十一月己未墓在錢塘縣大慈鄉
艮山之原銘曰早萃厥美又學不止天畀之材中恬以
默有媚其獨寧亢無回蘊能勿攄阻於中塗君子之哀
越墓相望尚安爾藏昌厥後哉

皇太子賜大慶壽寺田碑

聖上嗣登大寶之初儲皇星輝儷極動法祖宗亦
旣毗贊元化脩明百度陽施春育恩洽黎元又謂金仙
之道可以啟悟羣迷同歸正覺沙門梵刹禮尚優崇矧
大慶壽寺密邇禁庭裕皇祝釐之所願瞻輪奐若慕
羹牆寺有賜田仍諭有司蠲其徭征俾諸比丘勤脩佛
事導迎禎祥具如先朝明命越二年復賜土田為頃者
五十申飭懇至光賁叢林先是嘗命詞垣具書錫賚顛

末以諗來者忝職司文翰不敢以庸陋辭仰惟世祖
龍德淵潛豪俊聞風而雲附者靡不虛左以待若方外
之士則海雲師可菴師皆學契真如辨窮實諦世稱宿
德獎遇日臻太保劉文正公尊事海雲師以研精內典
之餘入叅碩畫出脩顏行至於息戎衣而混文軌逾三
十載帝用休嘉彰其師之道俾寺有恒產得廣延來者
以暢宗風中統建元之明年有編氓張氏以固安新城
兩縣

闕

村之水陸地來獻由是慶壽昭被上賜

厥租惟不毛之田歲墾而新之乃益滋殖衍沃廩入豐
羨園有樹栗隴有來牟環布近郊石煤以薪水輪以磨
市區子錢之入皆有贏儲鐘魚振響檀施如歸祠官秘
祝匪頒傍午而慶壽寺遂為京師招提之勝嗣皇提封
之內又擇薊州漁陽之膏腴以益之自中統距今餘四
紀而聖祖文孫垂繼後先所以嘉惠於縑流甚厚夫上
以祿秩任其下而下以忠信庶耻事其上者公卿大夫
士之職也庶民則火耕水耨羹藜飯粟疲筋力出租賦

以給縣官然而豐凶之係乎天貴賤榮辱之係乎人二者常不可必而憂虞以滋乃若世之學浮圖者無圭組之累可以怡神曠志而益閒無耒耜之勤可以棲遲其身而常安層簷夏屋擬於封君而役庸之政不及也羣居而食以禪悅為味而通般若食已而游息則念五蘊六塵之幻假而修證菩提超清淨之佛乘具圓明之正果以祈皇家億萬斯年治隆化洽羣生樂豫是則如來方便設教濟世津梁與上之人尊奉釋民之意也今住

持西雲安公行業粹冲器宇弘大克修前美而提點某
監寺某等皆具願力相茲法會故宜游膺隆渥以貽永
久文原既奉命紀述復繫以銘銘曰於皇聖元握符闡
珍撫御九有涵煦同仁曰瞿曇教啟民迪嚚孰尸余
禱像設是因錫闕所宅丹腹雲矯息繇免征俾安弗撓
綸言誕敷極于丕冒睠茲蘭若昔帝寅祀臻臻釋子天
門邇止猗歟承華祖考是式申錫土田原隰廣斥倉盈
庾億飯于香積誰云耕鑿罔知帝力我觀性相如穀之

滋藉以慧器法雨沃之勿希焦芽勿砂而糜每飯食頃
常是思惟承佛受記為世藥師贊祐皇圖永配穹祇

熊西父瞿梧集序

瞿雋長梧之論始於是非之相形好惡之偏爭禍福利
害之轆轤糾紛將欲一之以道樞和之以天鈞物我兩
忘以蹈乎大方其言辨矣肆矣然昔之能言者至聖人
而極聖人於是非好惡禍福利害之辨若薰蕕玉石不
可雜糅非曠尚玄同以為道也則吾又安能舍聖人之

教而從其說哉異哉熊君西父以瞿梧名其集也謂君
泯然忘情於斯世耶何也乃搢擢胃腎絡編言語大篇
短韻搜奇挾怪自其壯年角逐於藝文之場至於老不
厭則君豈忘情斯世者毋乃翫世滑稽姑託於莊周之
寓言耶君以文字掇巍科位朝著垂紳委珮駸乎華
要矣俄而息駕乎跨鶴之山樵牧之與俱而花竹之與
娛我冠皓首講道唐虞宜其酣歌嘯詠塵蛻天遊如草
木華落而歸根乎太虛鼎俎欲謝麤糲羞稱而從太古

之味若是乎洵有取於瞿離長梧之論豈以昔之夢今
之覺乎夢境之相續也物化之不齊也若陰晴朝暮寒
暑晦明之翕忽遞代惟變乃不窮而造化之常者與之
為无窮此知道之士所以遯世无悶而推其緒餘以立
言猶足以不朽也君其起瞿離長梧而問之

送王明之推官北上序

余初識王明之於杭時明之方掾江浙省以才猷英敏
見知上官尋任鉤校其曹事秩滿出宰常之晉陵劇邑

君至有惠愛號稱治辦旄倪遮留不可作去思之碑朝廷亦知君可佐大郡決平矧仕杭久嘗諳其俗廼命為杭推官自君官晉陵適余被徵為詞林屬言論不相接者逾十載人能道君不以亟疾苛察為高而能得事情蓋豪猾脅息疲懦无愁寃也去年冬還杭問其事若何則曰有捍禁黷貨弊為怨家闕語誣服者有盜率其曹伍剽掠為奸而脅從罣誤者有司一切文致于法君皆識問得寔多所原貸諸如斯類甚衆厥今吏部銓選能

辨疑獄出死罪若干人者皆視所授秩有加若明之者其進用可量哉吾觀造化之於物雖風霜肅殺而生之機常流動无間為吏者故欲軋其生而毒人于死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或務刻深若束濕以要時譽甚則市獄以便私自營此其設心皆為造化戾乃若持祿取容无所可否者為害適相當士不通經不足與論政刑明之既力於善而復以詩書教子其知本也夫余今將適京師乃序以送之且以諭夫持三尺法者至大幸

亥二月望日

送黃可玉鍊師還龍虎山燕集序

世傳淵明修靜入遠公社蓋淵明未之言也或疑好事者為之說夫交道貴心知豈復計形迹之異哉而世徒以形迹分爾汝者此交道之所以薄也王謝支許其出處大不同而當時論交者歆羨以為美蓋忘勢與忘人之勢雖晉宋世而古風尚未泯矧淵明修靜高蹈物表而獨何疑於遠公相好哉竊意匡廬之勝豈無若斯人

者游息其間而余方宦游北南莫獲邂逅與交乃今還
杭得交黃君可玉甫其學典麗該洽貫儒名老而同歸
其文章由古訓誠若撻金石而奏韶濩錢塘固多勝士
而余居甚邇情義尤款密一日語余曰吾將暫還龍虎
山

闕

七月復來於是吾黨暨方外之士凡十有六人醺

酒而與之別雍容談譁羽觴屢集彷彿蓮社故事廼用
祥月師詠遠公詩分韻以紀勝集夫古者會盟讌集各
賦詩道志義相廟切於風教深有助遠公離情證空於

釋氏不為異而能為二老破戒過溪此義乃甚高余既序其事復以發同志者一笑云

慶吳彥升知事母夫人八十詩序

至大辛亥聊城吳公以淞右廉察治效著聞上命佐行臺幕士民咸惜其去而不能留也則又喜曰江以南悉行臺所按治吳公往司畫諾其用當日弘以大粵明年太夫人年登八袞公迎侍官所釀酒燕樂官僚以次畢賀聞者復為公喜曰世有富儼金埒貴列鼎食而名譽

不昭或為世指目以笑者何可勝數幸而富且貴名譽
昭矣而視在堂獲康強眉壽忠孝之道兩備蓋千百求
一二也吳公自為吏以才猷英敏受知上官居風憲善
鉏姦擊強功常奏最而太夫人飲食起居無恙南來二
千里享其祿榮是非大可樂者乎吾聞其鄉人言太夫
人慎閨儀佐義方甚肅每吳公治事歸色養左右必問
所平決幾何若雋不疑之母也漢輔號最繁劇為吏者
率以鷹擊毛鷙為重然輒以是敗吏獨稱不疑嚴而不

殘母教誠有自來洪範五福壽居首而君實司之嘗疑
壽得之天君若無所與然上古治尚淳素生人徃徃壽
逾百歲今岩谷之氓亦多鮐背兒齒克保耆艾其天者
未滿也晁錯言人情莫不欲壽三王能生而不傷錯之
知不及此其有得於伏生者乎吳公歲時率其子姓羣
從再拜為太夫人壽退而益思是道以施諸政理以上
承老老之化是尤吾黨之士所深望於公者也太夫人
姓王氏諸孫業詩書有立志吳氏之興如鉅川榮木有

衍未艾詩以志喜者若干首而屬予為之序

婺源處士吳君墓誌銘

徽婺源有吳瑋者述大父之世系行實介其師汪又善
來謁銘曰瑋不自天已酉於今三年服齊斬之喪四孤
且幼未有見焉先生尚矜而銘之余耳其言悲且重又
善請也廼為敘次其辭識諸墓按吳氏居婺源之富春
者相傳其始祖嘗以功受王封今兆域具在然考之傳
志莫原其初其子姓日蕃以大則皆曰是寔吾祖也以

表異他族君諱克珍字聘卿曾祖曰

闕

祖曰

闕

父

曰

闕

此三世皆韜德不售以善聞鄉邑君生而偉貌

豐頰不妄言笑長益慎重居家庭揖遜步趨咸中儀軌
喜恢廓無卞急之行子弟有過不苛責惟端居肅容遲
其悔悟僮隸有少忤意每示寬假殆天性然也遇人無
夷險佞直一接以誠久而人益孚悅里有山曰王良峪
窈曲圭立壁峙谷下山上多松栴檜桂之植君慕其曠幽
若與道謀乃穴泉甃池剪榛畦圃種梅其坡有亭萃止

遂因以名其居每風日清美則步屨扶筇携壺擊鮮與
魁人韻士高凌雲巔攬擷空翠心境俱會竟暮忘歸盖
君自年五十即屏家事屬二子米鹽靡密悉不以經意
嘗誨之曰人孰不樂富貴耻賤貧然命懸之天莊周言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若等治生產勿過營也凡博學在
力行毋為搯擢肝腎務競熾巧惠逆之施各以類應吾
慎守以老若等其勗之大德丁未歲大侵君發廩賑飢
癘者藥之民資以存活甚衆已酉秋意忽不樂八月朔

旦卻藥謝醫言昨夢神界我大環環者還也吾其終乎

子孫惟讀書強為善以慰吾意言畢正冠而逝君生于

宋闕年闕月闕日享年七十有三娶汪氏先君九

年卒子男二應杓應禔女一適浮梁文學掾滕茂孫男

五璫瑋環璫珏孫女四曾孫男女三皆幼君卒之二年

應杓應禔死未幾璫又死聞者皆為雪涕曰處士之善

而隕其後乎謂福善天道信耶瑋無父兄以終喪遭禮

之變卜以闕年闕月闕日奉君柩葬于闕里闕

山之原又善言瑋居憂克自立奉先訓唯謹吳氏當
有興者銘曰吁嗟吳君彼儉而榮善懼其屯天胡昭昭
貿厥蕝薰君既中壽易簀奚言又泣先露二子一孫崇
山有梅颯其歸魂尚安毋恫施祉後昆我勒銘詩永賁
幽墳

送郭文卿赴浮梁知州序

人之所遇有意所甚欲而不可強致者豈特富貴利達
哉雖交游會合亦然然余徵詣京師為詞林屬留十年

汴梁郭文卿由中書掾佐宣徽幙薦紳間往往言文卿雅尚儒術其為吏持三尺法而无舞智深文以傲榮寵且勸余與文卿友而余竟不獲一接言論以自快及文卿再調都事江浙省凡南來者道文卿之善如京師時前年冬余還錢塘居相隣始得以暇日抵掌論說古今釃酒酣謔意懽甚追惟南北十年會合之艱猶若此則夫疲筋力善造請以希富貴利達者可必得邪文卿受易於真定侯先生不間寒暑風雨每讀書至夜分乃寐

昔漢儒說易皆祖田何然學者有醇駁嘗愛邴晏容師
魯伯魯伯師施讐史稱晏容之兄漢與兩龔齊名而晏
容名過於漢為吏不肯過六百石然則晏容學易於進
退得失之道深有得哉昔余杜門教授生徒以自給一
旦被徵命適萬里交遊慮余有不釋然者余謂友人
胡牧仲曰世之仕者或以出處易其守至於困戾顛踣
為俗姍笑今吾此行是在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无咎
牧仲喜曰士患不知道耳知之則居陋巷不為憂任卿

相不為榮造乎性命之精而安於所遇者也吾子其慎
諸今余委瑣瓦似濫綴通籍牧仲斯言不敢忘也朝廷
命文卿守饒之浮梁行有日矣用敢以余所得者為文
卿贈以為何如也文卿上奉七十之親以孝聞其學如
百川東注不進不止才猷且將大用教子弟奕奕有詩
禮風是皆有足喜者余既序次其說善詩者復歌以繼
之

故宋登仕郎李君墓誌銘

李氏本唐宗系居新安不知始何年後嬰廣明亂遷黃
墩有諱京者樂浮梁之山水清夷鬱紆可田可廬乃遂
相攸族以滋衍距今登仕君十一世矣其間簪組蟬聯
修名嫋節烜著家垂蓋與宋運相終始而今猶演迤未
艾識者推其世德所繇與子孫之立言行事未嘗不慨
然于君子之澤如芳林嘉穀必封植乃大而天之報施
善人可必信也余不及識登仕君而君之闕樂平知州
傅良銓狀其行來請銘且書以致其孤泰亨之意曰

子幸哀而銘之登仕君有知當不恨其生不偶於時而
不朽者固在也余辭不可則為之叙曰君曾祖諱裳娶
盧氏祖諱文器廸功郎提舉司幹辦公事娶鄭氏父諱
彌世業春秋登進士乙科以端闕長者為鄉評器重娶
吳氏生君而穎悟童齒已若成人稍長從傳受易學耳
熟緒言與同輩角藝文每輒中雋宋制中朝官得舉族
姓選太學弟子員時君之叔父大監公雷應以君名聞
將就試錢塘聞父疾革歸半道訃至哀毀殆絕然喪葬

禮无違者年幼失怙衆或以不更事訾之君益刻勵不
怵于浮言值兵興江阻而才猷能自表見然後知君之
所樹立甚卓也其從父兄原尤邃於易君與為師友益
鈎決玄奧適事之變若中理解鄉耆雋皆折輩行與交
最受知于尚書朱公貌孫京尹吳公益二公負時望所
取予皆足為人重輕宋事日棘大監公守鄉郡鉏耨擊
强號稱治辦辟公節制司計議官遙奏補登仕郎大兵
南來諸郡瓦解時關湘令浮梁欲棄官去以章綬委君

君曰公爵無私畀吾不爾從也自是迹韜志恬雅不喜仕
嘗欲重建新田書院以訓鄉之子弟經度既備而道謀
是阻士論慨惜會郡侯欲選慎重無侵牟者司庾事强
起君曰委吏會計是豈不足為政耶卒善其職每守令
下車輒問俗利弊及政所宜先君剴論無隱善被鄉邑
至元庚寅邑燬于闕愚氓並緣竊發剽掠者為姦公與
叔父宗正公雷初義同險艱官軍掩捕倚君奇畫獲其
渠首而貸脇從者主將欲官之君曰吾以衛鄉井也豈

千榮哉卒不受越六年浮梁陞州君年且五十學官優以
賓禮每衿佩環列觀君深衣我冠容止甚美言論偉然
徵番易文獻者皆亟稱李氏君治家嚴不惑異端戒諸
子勗詩書趾美前人聞弦誦聲則喜有過亦不少假詞色
園池亭榭花竹齊列植梅崇阿竒石山峙日與魁人韻
士觴詠酣謔樂志忘其老里有蕭處士年七十矣君兄
事之約為耆英會與者如千人好事者以繪以詩明年
處士歿君哭為慟曰昔至道九老以文正公即世雅懷

弗遂翰林洪公以為造物所恡居今方之可為雪涕自
是君常忽忽不樂未幾病病再闕而卒先是泰亨嘗長
幼菴書院及再仕襄樊君勉之往曰孝是教忠慎勿以
親遠增離憂也之官甫半載聞病謁告娛闕醫藥一不
以家事累君悉畢婚娶季冬望猶觴酒酌客已而周視
園圃折花弄芳意若永訣後四日形神忽異泰亨等驚
泣問所欲言君曰吾疾殆不起乎繼志者惟若等余何
言有頃嗒然而逝實至大辛亥十二月十九日也享年

六十有六君娶新安戴氏子男七人長即泰亨提舉襄陽等處營田事次謙亨復亨咸亨恒亨鼎亨豐亨女五人長闕即良銓也次適太平路龍英州判官汪琦翁氏武昌路南湖書院山長程琦宋丞相番易公之子馬端

頤餘未行孫男女四人泰亨等卜以明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君于里之琅玕峰君諱心道字聖傳自號疎嬾翁扁其室曰崑軒有詩藁藏於家余嘗俯仰二十年間豪家右族或泣王孫或降皂隸而李氏流芳燾祉耀于逢

金龜子
卷上
掖雖登仕君之瓌材雅度練事達幾百不一試于時而
卒以死然視世之仕不得其志以辱先者君亦可无憾
於其身而且有以裕後其得失豈不有間哉是故宜銘
銘曰系有唐德流慶嗟聖傳士之良閔不售毋盡傷百
年短千古長鬱其堂封視高岡

清隱院記

如來氏之教必先歷諸勤苦而後樂其說曰吾所居為
淨土為莊嚴佛界以黃金布地奇珍美卉璀璨林列人

生願樂具足无有凶荒死徙扎瘥天昏之災然必外四大六塵永離渴愛者始克臻此故其徒徃徃含茹苦辛入深林幽谷至毀截膚體不厭凡此者以樂誘其中也而樂何可必得哉夫佛以真如為體不着貪欲而曲學彊從諸苦以求樂是尤以幻修幻去性逾遠有淨土陸道祥者居家受優婆塞戒喜誦法華經晝夜維念殆忘渴飢與其弟子明翔躬鉏耰襍務勤耕稼以自食其力如此餘二十年為至元丁丑始薙髮更名志行由寡

約計贏銖滋忝累益度僧斥土志弘厥居先是菴曰清
隱其左曰真珠墩時有光恠變見激射乃大德十年即
其地為殿周阿中設釋迦牟尼像翼以十八阿羅漢尊
者及觀音大士始易菴為院又明年構為飛閣以奉三
十三天皆鏤木錯金備諸妙好欲人目相求真因真成
覺至若祠室堂廡庖湑莫不布列完美而志行歿
明翔慨其師之志弗究於成益傭工僣具門以瓌材丹
堊絢耀直院西偏建彌陀殿甃石為池植芬陀利華以

待塗者之所憩息其前曰赤秀堂東西相距一舍曠迴
聞寂日晏舟人以為病明翔岸流結屋僦為毗居併川
行若歸其東為善應橋以利徒涉又北東曰通運橋則
因地圯毀而新之蓋明翔自幼受業於志行以迄於今
且老而願力益固是真能紹先志者哉吾謂明翔曰
自爾師為是以至於子其志將以求樂乎而世之言樂
者日相羨於无窮吾懼子之蕩而忘其歸望洋而莫知
所止也子亦思夫昔者荒榛野蔓螢燐飛而狐兔宅今

穹壙與屋修庭敞軒若雲興而山峙矣昔者風畊雨耘
終歲作勞不得息今而食飫芳甘居宜燠涼以游以娛
且以贍其徒吾不知佛所謂樂國者何如古封君之奉
殆不是過而復求樂乎予又思昔雖甚勤而心逸无人
非鬼責雖苦亦樂也夫然後齊得失等喧寂一垢淨同
生死而佛道幾矣明翔聞是語已瞠然若有得請書以
為記於是乎記志行號德慧大師院在崇德州石門鄉
從信里嗣法孫曰崇建崇益崇圖崇明其傳以甲乙云

丹陽書院田記

書院舊有記建康道肅政廉訪使盧公之所作也若郡縣之因革儒教之廢興與書院之舛始而承序者亦既參稽方志咨諏故老闡道之奧垂訓方來按書院肇自宋景定甲子劉君應安嘗貢於其鄉即別業建精舍為學者藏修息遊之所郡守朱公祺孫為請於朝報可且賜公田為畝者二百由是教養以立多士用勸名登大比烜著後先屬王師撫定函夏聲教所暨朔南是鈞章

縫子息徭寬賦殊於毗隸劉君自長茲山即擢文學掾
浮陽郡子輝孫繼之亦職教海陵歷歲滋久而書院繕
治悉完弘麗靚深鄉邑改觀獨賜田奪于浮屠氏廩稍
弗供絃誦荒簡被檄來者居若傳舍視廕去留龍泉陳
君潤祖至則慨然曰官无崇庫惟勿曠厥職矧茲弊廢
其曷敢不圖以隳前人成功乃諭諸慕義者黃池典司
其事漆君榮祖為之副首助田十畝以倡學者提舉陳
侯侗義之卜日之吉觴酒俎肉燕畢而語屬劉君泊前

山長姚霖龍學賓董文賓

闕

以如漆君之志相協厥成

衆曰諾不

闕

月得田數仍其舊夫可以義動甚轉丸哉

陳侯職在監工乃能以庠養為務可謂知本也已余聞而嘆曰古之為民者各有分田以周事育而暇則從

鄉之長老習孝弟忠信之道其秀者自鄉升之司徒有選俊造進之等簡不帥教者右鄉移之左左亦如之甚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道易明而教易行也自田制壞而貧富以病士無田至不以祭乃出遊四方資權謀

術數以獵取聲利去先王之道益遠後世知遊士之不
可無歸也則為之夏屋以居腴田以食其意非不周渥
而闕莫誦習乃搢搢乎詞章藝業之末則人才之不逮
古又不在無田也學者可以求其故矣今夫不易之田
二頃上農夫二家之產風畊雨耘終歲不得息規豆區
之入以餬其口而水旱凶荒之不時猶或不給焉而不
敢墮也學者羣居逸遊歲月逾邁而問學不充視農夫
寧不有愧哉余既記其事復誦所聞與學者共勗之潤

祖字正德世為儒宗習聞義訓故克有樹立以才詣稱
是宜書若田則詳諸碑陰云

故徵事郎徽杭等處權茶提舉司吳君墓誌銘

君諱宗字宗正胄出延陵季子居南昌莫迹其始又自

南昌遷睦其地曰茭塘子孫日蕃滋為著姓高祖某忼

慷有武略嘗從軍擊方臘平之宋高宗署戰功補十將

使夫人葉氏尚書左丞公夢得之孫曾祖某祖某父某

皆潛德內植弗逮仕而傳業甚備君蚤習父訓博涉經

史年逾三十矣猶浮湛閭里會王師南征宋運將季君
愔然曰是豈豎僞泥章句時耶丙子春正月淮安忠武
王以中書右丞相統大軍駐杭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
部郎中蕭郁以宋主命諭列城款附兵且薄境上守臣
方回將出降莫啟其端君因說曰死封疆社稷義也願
宋主念赤子无辜毋俎及為魚肉事亟矣盍從以舒禍
回屬君以郡符來上遂版授郡知事政令新更民懷首
鼠君贊幙畫劑夷姦凶良弱安堵盜發旁近郡負山阻

溪賊殺長吏以叛兵次于睦日給餉餽民不告瘁而君以治辦聞越三年從守臣入覲燕問賜衣恩寵周渥還調遂安縣主簿亡何鄉氓陳萬一為寇浮言譟囂賊勢憤張大帥議殲其邑君言首亂者數人耳餘皆瓦合易懾以離姑按兵伺其變未幾渠魁就擒衆得遁死咸德君之言君在任凡七年始以代去官無崇庫政行於鄉者古今為難而君能弛張得宜以久於其職再調主信之弋陽簿世傳信產白金有司欲即南鄉之寶峯為冶

所調民採輸君請罷其役乃止頃牟利者復議置如初
期會苛急環數十里間穉耄轉徙田里亡聊而官无銖
贏乃復以君言罷之識者益奇君為前闕也邑令闕其
佐以少怨望構為飛文誣闕死君獨念寡妻弱息孰雪
其寃為直於有司而竟坐誣者又在弋陽留八年擢提
舉司澈浦市舶賈交海南居積不可貲筭舶官多利其
私者以斗珠遺君君卒辭不受改授平陽州判官蓋君
至是益練習吏治人謂廉者故善為政非邪後除徽杭

等處權茶提舉未試而卒君生於淳祐六年十一月四

日卒以至大二年二月

闕

日享年六十有四積官至

徵仕郎娶唐氏男三人壽道蚤世薰將仕佐郎江陰州
在城稅務副使蘭信州路蒙古學教授江浙省以象胥
選蘭壽道唐氏出也女三人適倪任孫李某唐元紹孫
男女四人皆幼小以皇慶元年十二月

闕

日葬於順

慈鄉均平里甲山之原蘭述君行實來謁銘余雖未嘗
與君交然聞其性愿直平居不妄笑言交友必端慎讀書

至老忘疲詩取適性不為旬煨月鍊而意度修遠易箚
誨其子語不亂若不為生死怵者是可無銘歟銘曰士
或逢治理而堙嬰險難而聞豈連蹇者多知而跣弛者
異倫吁嗟乎君垂時奮身位不究厥施惟善貽後人

故建昌路南城縣尹王君墓誌銘

至元丙子江南列城傳檄款附維時踔厲功名之士或
奮顏行興屠販往往致身簪紱紀績旗常世以閥閱取
才者可以規治平之世而不可與論興運之初者也擅

州王君元善始從中書左丞楊公鎮來南訖今幾四十
年仕不離江海郡因家錢唐初浙西建宣慰司得辟署
僚佐檄君為杭錄事南兵新潰多竄匿岩谷上命綏集
復選充鎮撫會楊公擢拜江西省偕君入覲即命君尹

慶元昌國縣縣津海中民

闕

居若夷橫暴易變徵歛不

以時集君嚴為條約无干令者漕府調民煮鹽使者因
緣為市高下以賄他邑莫敢誰何君令民以籍自占醵
戶大均或議立征稅君請曰縣涉鯨波商賈道阻乞罷

勿立至激怒大府而請不止卒罷之鉅寇嘯呼曹偶百
千為羣出沒海艘官軍屢衄君誘以方畧獲其渠首有
千夫長受寇金君白其姦竟坐故縱罪奪所佩金符嘗
慮囚徒舉平反者數十事始至即修學宮行鄉飲酒禮
咸曰令不鄙夷海邦俾濡染文教士益用勸在任凡三
攷縣陞州就除馬泰等處海船副千長會盜發台州寧
海主帥倚君掩捕餘黨悉平以泉府命徵民負逋米為
石者幾四萬鈔為錠者二千七百七十有奇由是命薦

於朝授鮑郎場司令秩滿課以羨貲盜筭弊文朝廷遣
使覈治凡斤四百為引貪賈輒私其贏以君善計委勾
稽得實名聞擢紹興等處檢校所檢校職昉此君鈞其
權衡以公出納批政薦更未幾復調財賦同提舉治建
康明年改紹興新昌縣尹司財賦者器君治辨留不赴
行臺御史舉君剛方練達慎守官箴政善理財而人忘
怨詈宜加甄錄以勸能者尋尹龍興之新建有豪家夜
橐金求謁君問狀首服械諸市一縣股栗其民訟不決

且逾十年君片言發其隱於是同官媚疾欲飛語中君
君曰是尚可復仕邪即移疾歸朝命起君尹建昌南城
而君雅不樂仕數月卒寔皇慶元年十月十三日享年
六十有四積官至承務郎君諱友元文善其字也世譜
散落又不逮事大父母故祖以上逸其名父諱真嘗為
權場大使君娶張氏生男三人曰鏞銓鈞女一人適龜
山書院山長郝義恭孫男女六人皆幼葬以闕年闕月闕
日墓在闕之原余嘗一與君接蓋魁岸多奇以才氣自

負言論不輕下人兄元禮早由文吏從裕皇中外敬歷
藉藉有聲譽所謂二惠競爽者鏞等狀君之壽年履蹟
來請銘予遂不辭而銘之銘曰士乘草昧蜚英聲
若弓釋括及發鉤銀黃垂組自載榮保茲祿厚儲德馨
老慎知止安无傾惜哉堂堂閔幽局垂慶來裔踰千齡
俾後有考鏡斯銘

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鞏國武惠公神道碑銘

先皇帝嗣大歷服追錄功臣易名封爵恩澤深厚由是

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哈喇岱特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鞏國公諡武惠夫人巴圖瑪勒氏呼都拉氏皆
封鞏國太夫人命詞臣草制綸言周渥華表為榮公薨
於大德丁未二月五日粵六年皇慶改元四月廿七日
葬汝州郟城縣薛店保之原公系出赫魯氏大父以上
逸其譜父鄂蘭才不逮仕公生而英邁不羣長益負奇
畧名隸冊籍王師征襄樊南兵嬰城固守六年矢盡飛
輓道絕乃降公時在顏行卧不脫甲冑論功最宋上流

勢蹙廼大興師南下列城款附易若瓦解至元丙子師
住錢塘二王竄走海上淮安忠武王虞海道搗虛致生
它變選公招討沿海諸郡明年授宣武將軍沿海招討
副使佩金符尋除經畧使兼左副都元帥治慶元凡南
征事悉倚公經畫未幾又拜昭勇大將軍招討使公率
舟師冒瘴癘所向風靡東廣南恩等州皆歸職方氏既
班師錫金虎符入覲勞問復賜尚方金袍鞍轡陞昭武
大將軍慶元路總管府達魯噶齊仍左副都元帥自是

控御海道皆委重公矣日本距海東偏負險慄悍歲久弗庭上命用師建征東行省以公為鎮國上將軍都元帥兵薄境上颶風債作乃還朝議叢爾島夷不足煩遠畧務從綏靜以紓南土復令公駐守處慶元領沿海上萬戶丁亥歲見于便殿奏對周給且陳治盜及禁戢私醜等事多所便宜大蒙嘉納賜西錦衣玉帶金鞍弓矢佩刀諸物以示殊賞遷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既仍命佩所賜金虎符為上萬戶長會盜發處發連城驛

柵上塹溪嘯呼曹偶推埋剽掠莫敢誰何公獲其渠首
殲之民以安堵蓋公自弭節海上至是幾二十載視官
若家而朝廷亦不欲易公它處乃擢金吾衛上將軍中
書右丞相宣慰使如故以相臣藩屏外服重其選也東
朝亦稔公宿望畀尚方金綺段以旌之成宗將有事于
西南夷合四道之軍進討雲南要地右轄重臣推轂燕
勞倚毗實深萬里興師屬時溫暑林箐險昧不果深入
而還玉音渚頒爵秩仍舊而公老且病乞歸汝州以便

醫藥四年而薨享年七十有一男六人長不祿次庫
楚布哈明遠將軍沿海上萬戶府達魯噶齊卒于官次
哈瑪爾布哈懷遠大將軍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副副元帥
沿海上萬戶達魯噶齊佩元降金虎符才猷敏達趾美
前人次托克托亦蚤亡次布埒齊楚楚俱幼女三人孫男
女十人惟公際遇四朝南逾嶺海披堅執銳烜著勲勞
晚節移疾克保終始求諸興運之初奮身戎行生榮死
哀者如公可無憾也是宜銘銘曰聖元啓土海隅丕冒

維時蓋臣奮揚有耀公由裨佐出將樓船汎厥炎氛皇
威是宣浩浩鯨波赳赳虎旅義旗先驅孰干余武闕事稽
鉞彼人匪天惟忠惟烈裕於後昆分茅西壤申以闕惠
綸綍之章榮逾帶礪往事蓋棺不朽者名千載其式堂
封勒銘

彭處士墓誌銘

君姓彭氏諱應桂字芳翁生宋咸淳己丑十二月闕日
以至元辛亥正月晦日卒年四十有七卒之三年其孤

宗溥等走杭謁余銘其墓屬余以司成徵將詣京師辭
不果而請益勤余哀其志知不朽其親者則為敘而銘
之君世居廣信之鄉溪曾大父曰質大父曰文龍父曰
英字叔華俱刻意儒業而弗利於有司然鄉以善聞母
汪氏生四男君居季少穎異若成人讀書輒通大旨生
十年而兵氛僨作幸脫于難未幾叔華卒念幼孤不自
樹立將无以振其宗則從諸兄奉母教唯謹至於經度
靡密剗治糾紛多君心計手畫用裨幹蠱家道用裕見

飢窮不能自存者則感形于色輒賑給無靳容終不言
惠自我先即所居西偏築堂曰石湖小隱面勢敞爽水
木竹石之勝隱映後先親友至則鼓琴奕棋持醪擊樂
將終其身有舉君隱德者欲自巴陵檄君為百里師而
君曰母在遠遊豈人子情哉卒不就惟延師教子期不
墜先業丁未母汪氏亦卒君早嬰痼疾暨終喪哀毀疾
益甚又五年病期月遂不起易簀謂宗溥等曰吾懼死
先吾母今幸克襄大事死且瞑目君娶汪氏生子男五

人長即宗溥次宗濟宗源宗漸紹德以母命紹德後其
兄其女一人孫男二人皆幼異時以科目取士士多湮
厄老死岩谷君年始就傳即值改物科舉事廢彭氏訖
君四世不得以文藝致通顯邇者朝廷方議復取士舊
制而君已先死士之不偶于時有是邪抑天之報施善
人將在宗溥等也葬以皇慶三年月日墓在闕之原銘
曰士韞積賈弗售世突梯列章綬善不永道焉咎有鬱
斯丘昌厥後

故夫人俞氏墓誌銘

夫人姓俞氏諱淑柔信之上饒人曾祖華祖庭秀父修
皆韜德不耀夫人幼孤性慧敏簪衣不尚珠璣紈縠而
潔嚴可度母愛之慎擇所宜適年十六歸于弋陽熊
君從熊氏望于弋陽而君從又賢也常屏居勵操尚晝
夜業詩書甚修夫人每讀古訓戒詩以交勵其志熊君
忽慨然曰士不適四方則學且滯廼挾策淮楚間謁當
世名諸侯辟署承務郎大兵南征薄番城急君應變多

奇畧剽盜以寧用薦者尉其鄉邑夫人相以正而不撓

故君得稱治辨未幾熊君卒夫人虞闕姑老不勝哀日

娛侍起居食飲以適其意姑戴夫人年逾七十矣病卧

視湯藥唯謹撫諸孤為禮賢師友得克遂有立遇親戚

惠愛周洽嫠居二十有五年母儀婦道為里閭式大德

丙午歲比不登夫人能出庾積以活流殍猶熊君志也

皇慶壬子之七月以疾終年五十有六男五人子京子

真皆以才聞于朝且選為郡學師而祿不逮養瑱松江

府上海縣學教諭辟桂陽路石林書院山長留孫業于
象胥氏亦在選中以祖命為叔父伯方後熊君前娶謝
氏生女一人夫人育之若已子為擇良關曰陳敏學今
為將仕佐郎太常太祝孫男女十三人葬以皇慶關年
月日墓在關山之原太祝次夫人之行屬余銘銘曰婉
婉令則飭躬蹈常惟孝惟睦善于尊章胡奪之良孤嬰
在傍秉德無讐裕後流慶死有不亡歸安爾藏

深秀道院詩序

余嘗讀陵文安公文知所謂為山之勝思欲一至其處
極峭絕亢爽之觀訪昔賢所以學道誦習於此者將挹
其高風而有所興起焉也廼今得聞張君明道築別業
茲山之趾榜曰深秀道院吾友虞伯生為之記夫懷居
聖所不敢然山水之樂亦樂道者之一助與夫酣營沒
溺於聲華紛沓之場者其得失豈不有間哉張公昔在
詞垣與余為同僚余知之甚熟蓋樂易无它腸遇事輒
介然不撼於勢其進用有聲援如春陽敷滋草木方華

而未嘗以自多方始與樵夫牧子相從於岩居川觀釣
鮮茹芳且以悅親友為事此其志為何如而吾懼造物
者不私於張君而佚之也則君將憤懣抑鬱有不適其
適者矣吾聞達道者能一仕隱齊喧寂不必高卧林谷
遺情絕交嘉花茂樹娛翫心目然後為得深秀之實必
若荷蓀耦耕者為是則問津者非歟山中多隱君子學
於老氏試以余言扣之同乎否也余既序其事且屬善
詩者思以道張君之志云

禮樂韻語序

禮經多散缺學者莫知所依古六藝自童子已通其大指今皓首有不涉其流者古禮若繁縟然當時皆執而行之甚習不待誦說而明後世不接于見聞且厭其煩勞而莫之省也則夫世教之軌則人情之範防果安在哉橫渠張先生欲教學者一本於禮惜其說不大行世亦無能紹其學者識者稍欲稽經誦傳考覈儀文世皆指為濶遠而不切於時用夫孔庭之授受自詩禮之外

無餘言凡誨諸門弟子者皆可徵也學道而不由於禮吾不知其說矣嘗欲彙輯簡冊所載六藝之畧若古凡將急就等書以便童習使知為學必始於此雖未復古猶逾於无聞也及來京師得觀虞君舜民所為韻語則知世固有同余志者矣可謂禮樂為无傳也哉舜民嘗執業於廣信謝先生氣尚伉直守節不渝舜民得於緒言者不可以崖畧既若韻語固其微爾經傳自南曲臺所記各本師承本相矛盾至今讀者莫能折衷此非初學

所及吾欲與舜民共商畧之

贈國子生台珠南歸省親叙

近制國家歲貢弟子員稽其入學之次第而甲乙之以
登名於集賢及禮部廼召而試其業苟辭達者為中選
而授爵自六品以下有差夫士有淹洽經傳槁死岩谷
而不獲一命以信其志者而國學弟子員日豐其餽廩
命師教之計日而榮其身朝廷之待國子亦優矣待之
之優惟中人以上知內愧而自盡下焉者如小吏牽補

歲月微幸祿秩而暴棄者又不與焉如此豈上之人所
望於國子而國子所以自貴重其身者哉有台珠者
系出伊吾讀書甚勤瘁不間寒暑无梁肉裘馬之慕或
負聲勢欲授之仕輒辭與之語古聖賢之道竟充然若
有得者其先伯祖為守於杭雅重儒多惠政可紀與余
厚善知之深此其家法有自來乎今將往省其親於江
之南求余一言以自勗余曰學患志不先立志立矣而
守之不堅將中道而畫嘗見安澹泊者或不能一動於

金匱要略
卷上
紛華而勞久則弊一為惰心所乘舉昧沒不復振者多
矣生其母急近效而忘遠圖也母徇小成而遺大業也
若夫群居暇逸次比而升以獵取資級此非生之意亦
非余所期於生者

克復齊箴為國子伴讀康禮作

聖言肫肫易道以弘理欲之幾剝復是徵艮取碩果窮
上反下是為震初無剝極者物生萬化即終為始仁根於
生匪人由己艮止其所而震以動知止則克動復斯中未

克匪虧復已奚增塵淨鑑空夙心淵澄七日來復往屈
來伸一日歸仁機應若神聖人无復克復為賢若頻若
迷灾青繫焉咨爾內省克之惟艱知不遠復庶其晞顏
孫氏先塋碑

孫氏之居汴者值金亂譜牒散軼莫迹其始今奉直大
夫京畿都漕運司判官元凱之父早居燕卒有二年葬
宛平縣之樊村又十有五年為皇慶改元聖上踐阼敦
尚孝理凡中外臣庶身被光寵而命數不逮其先者詔

中書議贈典有差由是元凱得贈父為奉直大夫瀋州知州飛騎尉武清縣男母時氏武清縣君命下元凱率子姓具牲醴展墓白上所以嘉惠幽顯勸飭臣子俾勿替孝思之意甚厚按禮別世祖不祧則騎尉君為孫氏居燕始祖又得際遇文明焜耀泉壤施及來胤慶譽何窮而墓道無碑曷以訓厥後騎尉君嘗言幼聞諸父母孫氏代有著稱皆殖德勵行資儉勤以給碩兵興轉徙父母亦蚤世道其事不悉也生子輒弗育晚乃得元凱涉

書傳即業於象胥氏遂以其學得推擇掾中書調承務
郎會同館副使秩滿授今任元凱能於官措紳多飛章
論薦乃益謙冲約素不苟援聲勢以躡躋華要用是家
道以充而休問弗墜繫騎尉君之教也君倜儻尚氣義
每急人之私傾貲貨必身先好善若渴飢至老益篤卒
以大德元年四月十四日壽七十有九時氏家雲中金

閩
叅謀官

之女婦道母儀咸中壺則後十三年卒生子一

人元凱也吾聞金亡名家右族走河南北得脫性命草
棘間率一二為幸若騎尉君夫婦安且壽又有子亢其
宗諸孫競爽未艾非積善致然邪元凱屬予為文饒諸
石不得辭銘曰賢不必皆仕惟善克令躬而慶以裕後
是為本固而積厚矧申之以眉壽則天者信可必視世
之險詐眩巧徼幸榮名者以死誰祐也川流沄沄西山
其岼斯其騎尉孫君之室後千百年過者猶式

求心齋記

求心齋者蘇文忠公之所書也臨安羅君國賓得之因
以名其齋且屬予為記也公之學本之孟子以求放心
為學問之要今公言求心者何居求則既放矣不放何
求也故不言放然放而復求孰若不放之為得也孰能
無放從心所欲不踰距者聖人之事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者衆人之事也君子則存焉以養性正焉以修身莫
先於心心既放矣孰求之將以心求心乎曰非然也譬
諸求水流者為川止者為澤也止而闕流則川行不竭

心本乎靜能靜而動則非放矣放者物交物非動之正也吾所謂靜者非死灰之謂鴻鵠將至者失之動死者失之靜也今國賓之居是齋也花木竹石溪山之景華畢具畫書琴瑟環列左右尸居而淵澄神運而天游孰非此心之所求也不放而求其蔽也惑放而不求其蔽也蕩勿忘勿助者求心之的也羅氏圭組蟬聯詩書之澤有衍未艾歸而求之有餘言何為哉

雪山齋頌并序

江浙行省中書右丞相曹公羽儀天朝出司蕃翰清
聲雅望烜著當今翰林承旨公篤棣華之愛大書雪
山二字以扁顏其齋求取義高潔吐屬深至之士作為
歌詩以道盛美高郵龔嘯既序次其說巴西鄧文原
復為之頌曰

元化崑崙天施地生水涵太乙其歸清寧肇自幽朔肅
以玄冥布濩汗瀾盪浸飛靈因時斂舒值物虛盈飭躬
玉潔躋世砥平醇和不愆氣與道并仰瞻巉岩旁達光

晶昉自膚寸屹被層城匪霖而澤功配風霆猗歟曹公
秉節亮貞職在南服維國之楨塤簾其和圭衮載榮碩
為崧高積壤攸成象物示儆如盤斯銘在昔懿侯仕漢
宰衡道本清靜民安繇征守成之規萬世準程慶流祚
肩運際休明高山景止式揚頌聲

錢塘嚴處士墓碣

始余識處士時以善琴名江湖者皆言處士於斲琴為
處士性坦夷然頗嗜酒酣極執禮益謙下遇人无少

長賤貴必盡懇悃不立崖異而又雅敬之其斲琴雖世
習亦天巧然也處士曾大父事宋高宗以勇畧脩顏行
暇則攻闕事著班經一卷高宗嘗夢神手劍而至就視琴
也明日命製琴攄而長若劍者名曰闕夢又遣使蜀購

異材倣唐雷氏式弦琴三百宋雅樂散逸中原而南渡
後猶存古遺則今世所傳宋尚方琴腹有雷氏識者皆
處士曾大父時物也處士幼知業其家不事它技老益
精敏若扁之輪慶之錄所謂技進於道者邪宋內臣有

以處士琴上進者理宗欲官之卒辭不受自號古清翁
寧落魄湖山間終其身處士殆隱於琴者也自雷氏後
世稱郭諒沈鐐張鉞卒寥寥數百載一得其人琴事豈
易能哉處士姓嚴氏諱恭字子安其先家洛陽靖康亂
落南來居湖州曾大父振武功大夫制西路分闕大父致
通修職郎主潭州瀏陽縣簿父庚以晦德終處士生於
紹定辛卯九月廿二日至大戊申八月一日卒壽七十
有八娶梅氏男與敬學紹其世用儒先薦為安定書院

山長女適茅山書院山長劉供葬用皇慶間年月日墓

在闕山之原與梅氏闕處士篤孝行年十四嘗剗股和

糜以起父疾與敬云銘曰智創物巧者述諧互和與道
一魂乎天游體安宅

浮梁州重建廟學記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春三月汴梁郭侯由江浙行中書
省都事出守浮梁蒞事之始祖見於先聖頤瞻庭宇徧
陋弗葺懼無以昭來格而歲承祀且曰在漢文翁治成

都修學宮由是蜀士比齊魯而翁亦書宦循吏矧番故
多儒先豈下漢蜀郡哉政新令孚多士勸相鳩工庀具
廓弘殿規始是年六月暨十一月廟成齋廬堂垣門序
庖湍悉隆舊觀廼卜日率僚吏諸弟子員行釋菜禮以
告成事既又聘耆德為弟子師公退則躬加飭勵而稽
考其惰勤由是編民佐吏咸競於學而來者未有止也
越二年冬十一月制詔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
有司敦尚德行經術而黜浮華之士此三代學校選舉

遺制而後世鮮克師古馴至於風俗靡弊致治亡繇今
聖天子孝崇繼述丕闡文教軼邁往聖敷告萬方士
莫不澡刷以自振厲文原忝教胄子而番士方玉甫等
以書來曰郭侯嘉惠於學願有紀也文原竊惟古之學
者自二十五家之間以里居之選有道德者為左右師
自是而升之黨庠術序國學雖教成有漸然其道必原
於經術傳曰時教必有正業言非是則儉邪詖僻王政所
不容是以教化一而風俗淳周衰經術已不逮古若晉

韓起吳季札因適魯而始知易象春秋與周樂乃不若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吳晉猶爾
當時諸侯之國其昧于經者有矣秦祠有所自來蓋至
秦而後極漢興至建武幾八十載始克罷黜百家表章
六經當儒道湮厄已久奮然欲闢邪說以達仁義之途
其難如此而卒未得儼古者得人之盛然經籍之不墜
繫漢儒是賴俗儒卑陋而莫之省幸稍自振者則又溺
於章句訓詁不能悉心澄慮上求聖王所以叅主宰而

迪民彞者遂使儒者名為窮經而寔用不著識者隱憂
焉辟諸百穀草木德行其本也經術則沃土之所封植
甘霖之所膏潤而霜露又以閔深而積厚然後以華以
衍敷鬯旁達此詞章之昭晰而不可掩者然耳要其質
文之相宣體用之備具皆天下之寔理豈有假借炫飾
於外也哉夫學以為已而效可及於天下一有悅世取
寵之私則所施必悖士之游息蘊修於此者尚庶幾夙
夜交儆以毋負菁莪豐芑之澤是亦郡太守承流宣化者

之望也侯名郁字文卿喜讀書於易尤研隲其守浮梁
嘗新三皇殿建舟梁均賦役汰煩冗雪滯寃為政號稱
廉能云

醫學教授李君墓碣

醫之道周於陰陽五行盈虛消息之變與易經相表裏
世傳素問難經皆本黃帝羲黃心授固自有淵奧哉能
通其說者必穎悟該洽於儒者也而昧者苟為夸謾以
希幸中微近利世亦鮮能辯其非是以至於頓劇者何

可勝計太史公記扁鵲倉公禁方多不傳傳亦世不能
用不知古今人不同而方藥迺異宜此非瑰特士莫能
究詰若溧陽李君非所謂儒而醫者耶而不幸死矣君
諱芳字子英世居和之歷陽本儒家父早嗜韜略善武
事宋季淮土驛騷遂南徙占籍溧陽主將上其能補
進義校尉尋卒君痛父死庸醫且早世遂博涉古方書
若君臣佐使之辯宣通補泄輕重澀滑燥濕之施靡不
研覈由是抱疾者屢交戶外君亦不擇富貴為診治輒

愈無少望嘗謂伯氏曰吾慕高士傳韓伯休賣藥長安
市不二價乃益居善藥務廣厥施至元丁卯有司舉君
以其學教邑之家子弟滿代不復仕其徒自言得君秘
授多驗者築別業城西偏翰林承旨姚公時廉訪江東
道為榜其居曰誠齋園蒔花竹日與伯氏酣歌嘯詠其
中甚樂會建三皇殿君以身先勞瘁遂疾亟惟語伯氏
以課諸子業詩書勿墜其世言畢而瞑時皇慶二年二
月廿四日享年五十有八大父諱友直父諱起潛君娶

居氏生二男子長曰士賢闕暨為文頗有聲譽次曰闕孫男

女五人葬用延祐二年闕月闕日墓在北山之原士賢闕君

之友芮又斯為君狀來請銘余曰李君儒者也銘其可

哉銘曰世之言鑿道者類曰方技方伎何可易言哉若

子英者克孝克友非隱非仕恬養丘園而樹善以歿世

與夫矜名徇利老昧知止者不亦異乎死有不亡垂慶

來裔

容德齋箴

甄城邱以道幼從余執業已穎悟異凡兒長益務學
有操尚以容德名齊求予言予惟容之義大矣世之
昧者以厚貌深情為容也有忤於中久而不釋則憤
裂潰決其禍乃甚於不容者以道其亦審於理欲善
惡之辨焉故與之箴且以自儆云

惟人稟美萬類攸司執德務弘燭理慎微在易著象謙
吉莫比包荒為泰包承為否容以虛受恕視人已匪曰
尚同混彼涇渭趣舍或偏薰蕕斯異勿罪馭吏弗擾獄

市時稱善治皆容之細世俗道漓交匪義合或矯言笑
中乖外洽鑊穽不戒禍逾衷甲咨爾深省中和是經勿
詭而愚勿隘以爭視萬不高如衡持平如水鑑物而不
留形休休有容我思孟明式用箴言以配座銘

試院瑞梅詩序

延祐改元聖天子詔興大比江浙行中書省統領四
道治於杭廼即宋故三省署為校士之所悉因其材而
經度締構以從斯規中為堂南向靚麗敞爽高唐欄公

廉訪浙西道職在監糾以文原等忝司攷擇也季秋九
日置酒半有作而言者曰直堂北東梅發枯枿二榦而
七花夫梅冬葩也而榮於秋其斯文之禎乎公起視徘徊
索酒酌客竟夕歡甚明日命工畫者貌之屬客賦之
文原曰物之異者先聖所難言然史傳所志嘉禾秀麥
靈芝等率以為美瑞考諸時事多有徵若梅之生與歲
寒松栢類故君子以比德焉先時而敷有作興之道與
菊同芳若聲應氣求者瘁久而復滋其山澤之臞出而

應時湏者乎然則士之戰藝乎此者可以自期待而藩
墻扃鐫以遂其生則又今之長育人才者之事也公黻
然笑曰子其書之以為瑞梅詩序是為序

廣德路修建廟學記

古之學者不惟詩書禮樂之教薰濡涵育習性易融至
於宮室車馬器物奉身之具皆有品式以為世範防使
人日由於善而不知後世厭古徇俗去道日遠夫治莫
先於建學而古制莫之考徵漢儒摭拾殘缺若米廩成

均瞽宗東膠虞庠辟雍頽宮之異其說各稟師承義相
抵牾今郡學猶古鄉庠也非復如周官會民射飲之舊
故堂室之制泯昔之為大夫士者歸老於鄉道尊而德
嫗廼為弟子師非若後世選於有司而授之職也禮釋
奠於先聖先師自易之以像祠儀文莫稱世俗之士亦
惇惇然莫辨其孰為非是然聖賢之道布在方冊學者
猶可因言而求理得理而忘言內以藏器於身外以施
澤於天下而又汨於膚見剽聞異端曲學矜小才者希

近名騫私智者趨末利斯道幾何而能復古也今之司民
牧者亦有思乎廣德郡文學馬君元壽以書來曰自僕侯
來守茲土即以敦尚儒風訓迪末學為首務周視廷雷圯
陋弗葺懼无以宣上德意以為良二千石羞則命馬君率
諸生而告之以士有賜復有設科公侯皆與抗禮而氓隸
不得知齒薦饌有廟講習有所將厯於風雨盍撤而新之
以大厥宇則皆應曰諾由是朋分掄材吉日肇工敞殿疏
堂飛閣修廡齋廬庖湍丹雘墁塹以次完美門之外有小

溪昔為橋其上門薄溪流瞻視蔽隘侯徙建其南以就深
廣而東西溪為垣下作石門瀦水成池蔭以嘉木前眺青
山平野目曠神怡亦藏修息遊之一助矧今聖天子詔興
大比風厲幅員務求德行經術之士丕闡文治桐汭邈在
江湖萬里之外士莫不做飭思奮復際賢侯嘉惠於學宮
先生幸記之以昭示來者余曰選士之不古久矣在宋熙
寧明道先生建白學制教食考察賓興之法綱條具備不
幸王氏之學興其議遂格厥後晦菴先生極論貢舉之弊

語益激切而羣邪巧

闕

正道榛荒先生之身不得一日安

於朝廷之上況能從其言也距今餘四十年而其說乃大
行則士之立身行道者可以自信不惑而公論不合於今
者必宜於古見拙於當時者必信於後世與夫計是非得
喪於旦暮之頃者其賢不肖豈不大有選庭哉此學聖賢
之事而非常才所能與也馬君亦以是為諸生勉若徒侈
其輪奐以為觀美則非僕侯所以作新之意侯名大賢字
仲彬高昌人家以忠貞著故名堂曰三節其至不期月而

廟學悉隆舊規又為造祭器繕官署築舍以訓蒙完廩以
膳士為政可謂知本矣馬君清慎力學克懋乃職皆可書
延祐元年日長至記

天遊軒記

莊周多寓言世之誕謾恣睢蕩而忘歸者常托焉以為
名廼始流遁禮法離外倫類不知周之道本峭厲峻深矯
一世而為之曲學之士得其粗而遺其精憲其言而不
究其所以言也故放曰天放不放而放也遊曰天遊不

遊而遊也孰能尸居淵默乎環堵之內而蛻迹乎氛埃御
氣乎陰陽造旬始而觀清闕者乎昧者惑而夸者肆

矣必有至道達德博大而能化如易所謂唯神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者而後足以與此而莊周不盡言也夫
信莫大於權衡固莫利於膠漆方圓莫踰於規矩而周
之論曰權衡非信膠漆非固而規矩不足為方圓也常
即其所謂以示道不泥於器而或者因以廢權衡膠漆
規矩則非所以知周也故曰周之道本峭厲峻深矯一世

而為之周之道本於老子老子一再變為申韓太史公
為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
意斯言深得之余嘗惜周與孟子屈原相後先不相值
孟子之語好遊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屈原
之賦遠遊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
之先視天遊孰同異必有能折衷者真定范煥卿妙齡
好修而尚友以天遊名其軒異乎誕謾恣睢蕩而忘歸
者故余為之說以驗焉

翰林侍讀學士貫公文集序

余往在詞林職司譔著獲事翰林承旨姚先生於當世文學士少許可然每稱貫公妙齡才氣英邁宜居代言之選予私竊幸願倘得從公言語文字間先生之取人也必信未幾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而余適外補莫償所願越二年余以國子司業徵日聚羣弟子從咕嗶每休沐或牽以他事又不得一接顏面如昔人所謂傾蓋而論交者雖俗士之歎吾門日千百而其樂終不以此易

彼也亡何而公與余相繼南還

闕

之一年公來遊錢塘

過余相見若平生歡示所著詩若文予讀之盡編而知公之才氣英邁信如先生所言者宜其詞章馳騁上下如天驥擺脫羈羈一蹕千里而王良造父猶為之愕眙卻顧吁亦奇矣儒先有言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所為非拘牽常格之士所知也公之先大父丞相長沙王統師南伐功在旂常公襲其休澤嘗為萬夫長韜畧

固其素裕者詞章變化豈亦有得於此乎漢李廣程不
識俱稱善將廣行無部曲行陣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
文書其事甚疎畧然聲名常在不識右如予者自少好
為文章謹守繩尺自程終亦不能奇也視公能不有愧
哉嘗觀古今能文之士多出於羈愁草墊今公生長貴
富不為燕酣綺靡是尚而與布衣韋布角其技自以為
樂此誠世所不能者夫名者天下之公器也公亦慎勿
多取也夫

重建崇寧萬壽接待禪寺記

浙水出新安郡東北流入海每潮夕下上排山連空衡
決闕悍舟人日俟其盈縮以濟或颶風至則東西行
人皆相戒以絕而泥沙需雨立蒙冒暑寒涉者以為病
宋淳熙間久上人嘗學於大慧杲公宗其辨智隨順化
俗廼結屋江上之清水閘以便食息由是割膏腴傾貨
財以施者迹接而居益廣歷百三十餘年而堂構勿勗
圯於訟囂過者惋息聖元崇信佛乘設官分理乃立行

宣政院於杭今中書平章政事張問公寔領院事鉏奸剔蠹糝政具修凡招提之頽敝不葺者悉更其舊因詢諸宿德孰能繼久上人之志者則皆曰兼受師名正傳早登法會植清淨因宜被茲選公禮致彌敦而師固辭弗獲命廼即席時大德九年八月也未幾什器土田不召咸復衆至如歸遂作具章之輪寶相之殿既而隣居燎延若有魔事來試願力師益堅忍精進浙炊不輟惠周飢渴刺荒除礫新以棟宇中嚴像設僧堂文室庫庾

庖福以次完美有信士徐氏曰珍者義師之為不吝輸財來相斯役嘗鑿地得泉於寺西偏築亭其上以飲道渴歲給米百石飯僧人圖為永久則捨海鹽田為畝者二百視所給有贏而其心樂檀施未有止也先是平章公捐已餐錢以倡來者微公無以知師之果微師無以來徐氏之善一寺廢興繫得人與否矧幅員之大欲致政理曷可不盡之思哉唯如來氏設教或因事假喻闡示義諦吾視驚濤駭浪喧飀蕩滴有異塵世之昧沒於

業緣妄識而无有覺者乎捍以石塘即涅槃之岸資以
飄檣即般若之航其未渡則悲已渡而樂有能察夫吾
性之未始有夫去來悲樂者然後不航而超不岸而固
昔之若驚濤駭浪者且將安舒恬夷會乎真源斯究竟
之道已師熹予言請書以為記師台之黃岩人始吳氏
從龍山崇福寺若虛師薙髮受具足戒遊諸方所叅禮
皆名沙門由淨慈上座為今崇寧萬壽寺住持余聞
其墨名而儒行者故為之記

餅城軒銘

并序

吳興凌君德庸博造君子也摘朱文公敬齋箴以餅
城名其軒巴西後學鄧文原竊惟守口莫先於防
意意苟誠矣則多言不為辯寡言不為訥其道豈不
簡且要歟遂為之銘曰

吾嘗博觀人已默研道契雖善有萬殊而本寔不二夫
言以發志志以帥氣即物引喻可以究終始達原委孰
有干城之士計周於崇墉守嚴於百雉而能辨羸餅之

凶挈餅之智相彼心聲語默異致皆原於方寸神明靜
鏡涵而動水駛涵然內省言出於意世俗澆漓靈府弗
治若居安而昧復隍之虞寇至而乏守關之吏是以口
給屢憎淫邪遁諛不知挹清注潔而乃鴟夷滑稽之為
貴用乖物則闕苦窳類咎始暗室悔尤斯至故曲禮安
定辭而先之以毋不敬者所以啟示學者入德之次也
歟

請恩斷江住天平白雲寺疏

家住四明山因人賢增地勝佛說一切法以禪定為宗
乘向長江獨斷衆流於圓教是名妙覺恩公長老觀空
得性住世隨緣自從雪竇叅來見滄海淺清俱妄却向
天心平處占白雲怡悅何妨禪房覺花木生春詩客具
茶瓜款畫人皆許墨名儒行道祇在山色溪聲汎昌黎
曾為大顛留衣而遠公欲邀淵明入社居然勝事企彼
前脩往瞻文正祠尤想讀書在僧舍豈必生公座獨能
說法動人聽傳祖宗不盡燈祝聖人無量壽

宜興王師尹真讚

維師尹甫山澤臞也逢衣章甫美且都也外涵笑矧中
恬舒也介不為矯通不汚也樂山之靜竹中虛也宜爾
受慶播令譽也

至大三年崇文弘道玄德真人臣全節蒙被上恩
封贈二代歸榮父母焜耀來今玉語昭垂爛若雲
漢書之副本傳示無窮國子司業臣文原拜手稽
首為之讚曰

粵若猶龍道根繇邈淵乎无為智周萬物聖元啟運宗
其玄默廼命賓師弘教是立吉蠲釐事覃及九域維臣
全節秉心亮直式契道矩申用儒術帝曰予嘉孝思類
錫綸言斯皇泥封猶濕羽旄歸覲耀於鄉國寵數便蕃
振古難匹報忠伊何古訓是式治若烹鮮常德勿失少私
寡欲清靜寧一爰啟嘉猷益贊皇極

請張伯雨提點住杭州福真觀疏

培風來九萬里不負真遊出關說五千言要敷玄教曉

武陵之福地企華表之高風貞居講師道悟集虛神全
養素登真陪鳳笙之駕凌空泛牛斗之槎好士平原與
為東道學仙立嶠不離西湖翩然雲出岫以歸久矣玉
在川而媚幾見紅蓮變誰超住世之塵欲從赤松游自
有傳家之法祝聖人壽與太初隣

萬松菴記

杭昌化陳氏宋靖康間自許南徙按漢史陳太丘傳潁
川許人此蓋其苗裔云陳氏有隱君子讀書百丈溪上

沒門人私謚文節先生其子斗龍又以孝行著胡君汲
仲為作傳溪之西曰白水源其南曰大園捲塘直其北
又北曰兆塢五世之墓方里而近塢有松數千章繇亘
岩谷故山以萬松名捲塘之麓有峯秀出曰霞紫斗龍
愛其踞幽面勝翔峙迴復且邇文節先生之兆若公叔
文子之樂瑕丘焉廼斲茅規材構為屠蘇歲時展省子
孫將歸息於是以致春秋霜露之思因榜曰萬松菴集
賢學士趙公書之斗龍為余言曰松吾先世手植視桑

梓豈不益親且嚴吾懼後有囂子儉孫將剪伐是以墮
先志則囑浮屠氏守其業益以腴田若干畝匪徼福也
以存孝也予曰子之慮亦過遠矣其能必浮屠氏之不
爾負乎則又曰願先生一言以昭示來者庶有儆也余
惟人與物異者以知所本始而生事死塋情文交盡上
古不封不樹然俗尚敦龐非若後世觀美而誠意不屬
聖王制禮墓祭有章斬丘木有戒弗帥教者司徒有辟
所以崇風化立人紀也乃若學佛者言欲離一切煩惱

清淨无垢必先具戒行斷貪嗔痴三不善根故捨諸所
重雖毀膚體不厭肯取非其有以為已利益哉昔季氏
有嘉樹韓宣子譽之季氏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无忘
角弓然則萬松之山勿替封植焉可也抑諺曰一年種
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陳氏之子若孫
其亦念此也夫斗龍字南仲謙素愿謹喜藏書作書院
教里子弟學陳氏當有顯聞浮屠氏者鄉之大明山慧
昭禪寺今住持僧曰闕其傳以甲乙田及規約著碑陰

此不書

季先生墓誌銘

春秋自三傳之說並興學者各本師法黨同訛異而先
聖人撥亂反正之旨晦而弗彰後世設科取士益務為
新巧傳會以中主司釣祿位訖宋季滋弊不可復振時
國子祭酒楊公文仲守蜀學不為時好少屈撓為文必
援據經旨極明二百四十二年興衰理亂之故士林宗
之而無能躋其堂閫者咸淳戊辰考試春官得先生之

文大喜遂擢高第蓋先生早以才敏發聞鄉邑又之永嘉所從師若李貴蘭徐天麟潘景之皆號鄉先生交友則趙公順孫以春秋魁多士後嘗參預大政者也故先生學粹而文日該洽由兩浙漕司與計偕卒受知楊公云因楊公而先生之名益著視夫膚剽以為文而幸中者得失有逕庭矣先生闕調湖州歸安尉推用儒術吏不敢給以事追逮訊鞠文案旁午能以治辦聞洪君起畏持憲節浙右好發密不肯輕薦士舉先生老成端謹

辟置節制司幕下資其畫諾藹其休譽郡凡三易守皆
見器重會漕司秋試選明經士司攷擇先生不得辭歸
數月以疾卒寔癸酉十二月十七日也先生生於宋嘉
定壬申五月壽六十有二先是在朝以先生祖妣高年
推恩擇山水勝地便祿養授元

闕

臨汝書院山長未赴

而卒先生性樂易善容物不為斬絕崖異之行然遇事
不可撼以私鄉閭族屬稱善人長者嘗手抄春秋左氏
傳考摭史記國語諸國名謚同異及論著事變顛末名

曰春秋貫串蓋先生於春秋雋永不釋至忘其世者也

先生姓季氏世居處之龍泉曾祖

闕

祖

闕

父

闕

先生諱

立道字成甫娶

闕

氏子男三人大同大有皆卒休仁饒

州路餘干州教授孫四人鎮鼎餘彬曾孫四人尚幼先

生墓在邑南鄉高浦之原葬用至元乙酉八月十二日

後三十有一年休仁述先生之居里行業屬文原以銘

嗚呼文原尚忍銘先生也哉癸酉歲文原生十有五蜀

士試春秋者逾五十而先生拔其文首薦書嘗詣客館

先生手撫而誨之曰子後當以文章顯宜殖學以遲時
毋躁也願庸鈍无以報知己而年逾六十矣昔柳子厚
讀春秋纂例願執業陸文通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
中始得執弟子禮未及卒業而先生亡嗚呼文原與先
生僅獲一執摯於將命者而先生之學亦勿克究厥施
是豈不可永嘆也夫銘曰惟聖刪述大闡人文支詞曲
說廼湮其源執圃中雋章縫之慶吁嗟先生而仕一命
身則罹殃子孫受祉陋彼籛金遺經在几我幼登堂今

金匱要略
卷上
髮且瞡示後勿忘勒銘岩阿

送蒲廷瑞北游序

蜀人自罹兵禍轉徙東南所至如羈臣逐客呻嘯无聊
幸而仕且貴者往往无由以周其家僅若古所謂祿代
耕者不得仕則營他業亦鮮克自給盖涉憂患者懲艾
深以禮法自繩者拙生事自先人來吳且餘八十年計
耳目所睹聞類若此則夫人之安廬井服耕桑從親戚
墳墓以終其身者豈不甚可樂也哉吾蜀尚鄉義解后

輒握手笑語若平生驩然性多亢直有過亦面折不少
恕余生晚猶得接諸故老而挹其遺風焉廼今成都蒲
君廷瑞始遊雲南又自蜀沿江漢歷閩嶠由雁岩赤城
甬東以來錢塘其生益後於余而意氣瑰邁不羣且練
習世故皆余所愛慕以為不可及者往為儒官馳士譽
憲府用薦者補佐史不肯嬖阿苟祿去將道金陵上京
師以予之抱負吾知其必有合也考蒲氏固蜀望宋熙
寧元豐間尚書左丞以言論風儀居禁近由翰林學士

佩金魚為世殊寵作清風閣藏書教子孫極嚴厲族氏
散居蜀土宋季有列朝著登虞庠掇高科者皆醇謹富
詞藻詩書流澤其來蓋有自今又獲交吾廷瑞也廷瑞
勉乎哉漢史稱司馬相如好讀書然作子虛賦因狗監
楊得意以進此非余所望於廷瑞者

送洪養源歸淳安省墓序

古之為墓者必有兆域以辨昭穆凡丘封之度與其樹
數則又眡爵位為差先傳有言祭墓非古也然周官冢

人祭於墓為尸先王制禮有權經所以適人情厚風教
如此後世宦游之士死不克還塋而徼幸其吉以施及
其子孫者江南川谷窈窕言相福利害極毫髮故其弊
特甚中州也吾友洪養源言上世家淳安四世祖筮仕
始占籍錢塘由是族屬之間遺歲時之展省禮或缺焉
由吾祖而下未嘗不心折而涕交流也余將往省以致
煮蒿悽愴之恩願先生一言以為贈余曰禮四世而總
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夫服窮

於五世者制禮之節若親親之道雖歷百世莫之有改
以其五世而盡其百世者可乎哉子歸矣祭而合族尚
有感於予言也乃若過家上冢俗人以為榮是殆以貴
富加其親者此不為養源道養源名浚嘗為國史院編
脩官云

雪菴長語詩序

學釋氏者曰佛以妙圓清淨究竟真如視語言文字猶
夢幻空花本非實有然方便設教該括衆理鉅細靡遺

曷嘗厭語言文字哉說者謂此為妄根塵識冥迷无覺者若上智則不假世締直悟宗乘法性既空言於何有幾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者耶佛有頭陀教今大同李公玄暉為宗師遇手繡貝多心研般若之暇有所感發輒為歌詩以宣道其意或訊公曰頭陀氏草木糲食勤修苦行何損損焉以詩為事公笑曰此吾長語也聽者能知長語為非長語則佛道可默識矣公早業儒交友皆當世名卿相工大字所謂技進乎道者受知聖朝位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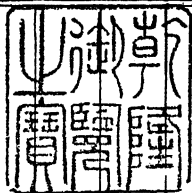
文館大學士而不銜智能不著貪欲故為詩冲淡粹美
有山林老學貞遁之風焉昔高閑上人善草書昌黎公
言淡與泊相遭若有疑於高閑者然必先淡泊而後通
變化豈惟書哉詩道亦由是爾余曩在詞林獲接公風
采言論知公之為世貴重者不獨深於詩也故為序其
編首而歸之

頭陀師李大方詩集序

大方李君早習頭陀教受業於藏真澄公機警不羣衆

推讓為法器既示寂東平張君幼度為狀其行履乞言
於當代之工為文詞者幼度與余同在詞林素慎重其
許予必審及觀大方所為詩而幼度之言益信唐僧類
能詩往往以空玄為工視世故若不屑然吾觀古之善
學佛者一垢淨齊喧寂等物我不間有死著苦樂必
以空者為工是猶滯於一偏而非其道之至也大方之
詩融會貫徹博周事物而非汙窮極理奧而非隱是殆
有得於古之學佛者乎凡學必有悟而入若扁之斲輪

慶之削鑿痼癢之承蜩凡伎皆然而況於道也知道者
視詩為未然非知道不足以言詩昔大方書維摩經至
不二法門謂澄公曰法門至于不二可謂無門無門之
中一切法門備矣大方之悟入其在茲乎經之言曰文
字不內不外不在中間是故无離文字說解脫也知此
則佛道幾矣豈惟詩哉吾嘗聞釋氏云因書以為大方
李君詩集序李君諱溥員大方其字自號如菴家本河
南芝田人後居燕云



巴西集卷上